與友人書

古水

辛卯年七月廿四 / 2011-08-23

友某人：

僕客瀋陽庶幾匝月，不與君書久矣，又復愆期，罪莫大焉。今日作書，一則告罪，二則畧述瑣事，透紙牢騷，竟煩君展閱。

疇日蒙長者幸，承乏補闕，小吏執筆摁鍵，忝居于大廈。俸微不足仰事父母，遑論俯蓄妻子，止無飢寒凍餒之虞。至于蓬竇、車馬，更似水影探花，曾不知何年何月之事也。

橫渠先生嘗曰：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。」諄諄教誨，詎敢藐藐？既爲士子，奚能不思報民恩，捐身薦獻。遂久慕釋褐，心思揚清激濁、滌蕩滓穢。然若言不敢稍徇物俗，喪志于飛鷹走犬，則君是紿，僕亦不齒造作。余一凡人也，耳目所聞見，流俗是沁，故知口舌聲色之慾是天道，而貪嗜爲人性。從天道弱人欲，朱晦翁之言也，僕未嘗不以爲然。若夫以夤緣爲能，蔦蘿凌雲亦不過寄生藤蔓，人疾而欲去之，失美害德，焉堪爲也？然則擾擾不知所之，日覺光陰虛度，空添歲月，悵然失路之感，君其知乎？

噫嘻！可慨者何其多，可嗟者豈曰尠？

往矣大學，徂輝不再，槐北埋恨，舊夢盡化鴛鴦湖泥，聊可憑弔。自經分別，嘉友零落，余則孤身作客關外，寂寥之心不可抑，默坐感懷幾乎泣。聞君掛念，涕泗交橫，竟不知奚將書也。

僕古水頓首